

红色回眸

——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

田伶 王连春 著

华龄出版社

摇责任印制：李浩玉

摇图书在版编目 (悦爰) 数据

搖陽昇苑 願鼓願 猿員 載

摇Ⅳ郧云慧缘隋元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54104) 第 1141 号

定搖搖價：圓肆肆元。

傳直：願國懷歸懷

序

田伶、王连春同志要我为他们所著《红色回眸——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》一书写几句话，作为空军文艺战线的多年战友，情不容辞，义不容辞，我答应了。

记得多年前，四伶同志曾给我看过她的写作提纲。田伶同志走进中南海，来到离“太阳”最近的地方，通过她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感、勾画出一代伟人的鲜明形象。

作为一代伟人，毛泽东主席有着非凡的智慧、丰厚的知识、宽广的胸怀、雄伟的气魄和坚韧而幽默的性格。不信邪，不唯心，不盲目，不拘陈规，追求真理的精神一以贯之；作为一个凡人，毛泽东主席也有他的喜怒哀乐，有他的苦闷和困惑。我们可以从《红色回眸——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》朴实、白描式的叙述中，看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，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。

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，国内国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毛主席的文学作品和文章。仅就我看到和听到的而言，应该说大多是怀着崇敬的心情，写出了伟大人物及其伴随着的伟大行为，即使写毛泽东主席的日常生活、轶闻琐事、错误挫折，也写得客观公正，真实可信，提示了许许多多的做人、做事的哲理。但是，也有一些作品和文章，杜撰有之，猎奇有之，戏说有之，甚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极尽丑化之能事。历史就是历史，事实就是事实，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改变的。所以，我非常欣赏田伶、王连春同志写作《红色回眸——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》所采取的态度，一就是一、二就是二地写出了毛泽东主席的真实生活，而真实生活什么时候都要比文学更精彩。

田伶同志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空军舞蹈演员，她热爱舞蹈，热爱事业，热爱生活。有人曾经把田伶的名字打了个谜语，叫“乡村演员”。她虽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，却始终保持着乡村人那种朴厚的品格，心地坦诚，快人快语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对人火热心肠，遇到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，颇有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味道。有人戏称她为“傻大姐”（她曾饰演过一个叫

傻大姐的角色)，她确实有点“傻”，“傻”就“傻”在说真话上。而说真话是不容易的，在某些场合还会有危险，没有刚直精神和赴汤蹈火的勇气，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。我相信“文如其人”这句话，《红色回眸——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》一书的可贵之处，就在于说真话。

《红色回眸——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》这本书，很好读，有些地方写得很感人，比如，写她刚到空政文工团时的好奇心理，写她和毛主席第一次跳舞时的激动心情，写她遭受委屈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感、心态等等，都写得朴实无华，活灵活现。没有豪华词藻，没有矫揉造作，但在平叙中显真情，在寻常中见奇崛。

我作为《红色回眸——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》一书出版前的读者，曾经向田伶、王连春同志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。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，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，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可。

李明天

2005年 苑月 25日于北京

自序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，无论在哪里听到或是看到，全国各族人民都会情不自禁地与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”这首发自肺腑的颂歌紧紧地联系起来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奉空军党委指示，于1954年春开始，随空政文工团许多同志一道，参加中南海“春藕斋”演出活动，在那里多次见到毛泽东主席、刘少奇主席、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。

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讲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幸运。这完全是一种人生偶然的会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是毛主席的关怀和谆谆教导，使我认识了社会，认识了人，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。尤其是毛主席铮铮铁骨、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人格魅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不断感染着我、鼓励着我。这些都是我在磨难中没有倒下的精神支柱。

毛主席晚年的时候，因为和他比较熟悉的原因，所以就有机会到主席家中看望老人家。在为他表演歌舞节目的同时，遇到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也帮助做一点具体的事情。

为缓解毛主席因繁忙的工作所带来的压力，我们也经常一起谈天说地，一起读书，因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诲。

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，我以一个文工团员的视角和感悟，把看到、接触到的一些事情，客观而公正地写出来，一是告慰毛主席的在天之灵，二是抒发自己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并激励自己的意志与精神。

本书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的，很可能存在许多疏漏和不当之处，敬请读者原谅并提出宝贵意见。

作者

2014年10月

目 录

第一部分摇艺海之路梦初圆	员
摇摇“乡村演员”	猿
摇摇戴红领巾的娃娃兵	远
摇摇蓓蕾初开	苑
摇摇来到离“太阳”最近的地方	猿
摇摇为兵服务	猿
第二部分摇激荡岁月	源
摇摇山雨欲来风满楼	源
摇摇血书	愿
第三部分摇走进中南海	缘
摇摇“你要抬起头来，一切恢复正常”	缘
摇摇“将军犯错误兵无罪”	苑
摇摇孩子·朋友·同志	猿
摇摇苦乐相伴	愿
摇摇永恒的纪念	愿
摇摇感悟毛泽东诗词	怨
摇摇“她一半听我的摇一半不听我的”	怨
摇摇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	员
摇摇“你还是在天上”	员
摇摇身份不高地位高	员
第四部分摇恩情深似海	员
摇摇情深谊长	员
摇摇托毛主席的福	员
摇摇难忘井冈山	员
第五部分摇真实情况	员
后记	员



第一部分

艺海之路梦初圆

1947年，田伶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。12年之后，偶然的机会，成为了空政文工团的一名小学员，开始了自己的军旅演艺生涯。田伶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迅速地成长，并有幸参加了著名大型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的演出，留下了演艺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幕。1962年，幸运地被组织派往中南海“春藕斋”执行演出任务，使她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等共和国第一代领袖。



1950年，18岁的田伶第一次穿上军装

“乡村演员”

1947年阴历 4月 26日，在冀西南的一个小山村中，贫农的女儿二丫头（小名），已经 18岁了。遵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按照隆重的传统仪式，坐着轿子嫁给了苑家会村老田家的儿子兵泰（小名）。当时，那位新郎只有 18岁，他骑着马迎娶了这位贤惠朴实的贫农女儿。

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婚后感情很好，共生男 1个育女 3个，远个孩子加他们两口子一共 5人，共同走过了一段曲折又幸福的人生里程。



1947年全家合影。图中左二为田伶的母亲，怀中抱着的是田伶。

父亲是个老革命，他 1938年—1947年期间曾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一所学校里教书，参加了当时保定地下党领导的“学潮”运动。在一次活动中，撤离时，不慎跑丢了围巾，被敌人拣到辨认出来。由此身份暴露了，国民党悬赏要他的人头。后来，在组织的帮助下，于 1947年秋季参军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为了工作的需要，他将原来的名字田振华改为田国栋。

在革命队伍里，他虽然是做政治工作的，但是也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战斗。1937年，在攻打大龙华的战斗中，他作战勇敢，还缴获了日本军官佩带的战刀和军用大衣。

由于我从小就离开家庭，基本上是在部队长大的，因此对父亲的历史了解并不多，只是从父亲留下来的物品中，方才知道，抗日战争时期，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十三分区工作，所在部队的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杨成武将军。

听妈妈讲，父亲一生转战南北，但从来没有受过伤，只是积劳成疾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因肺病总是住院。所以解放后，于1949年12月由华北军区后勤部转业到中央轻工业部工作。

我的妈妈名叫张廷芝，与爸爸结婚后，大伙都习惯叫她“兵泰媳妇”。妈妈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，1940年参加了八路军，在原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鞋厂工作，是个支前能手。

1945年，由于敌后环境恶劣，疏散军、勤、妇、弱还乡。妈妈是个“解放脚”，所以又回到老家参加了贫民团并任主席，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7年经组织批准开始随军，从此一家人终于过上了较为平安的日子。



猿岁的田伶与大姐的合影。

解放后，母亲曾在北京市宣武区的一个造纸厂任主管党务的副厂长，并兼做当地街道的治安委员。由于一贯积极工作，1947年还协助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杀人案件，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表彰。1948年被选为北京市宣武区人民代表。20世纪50年代，在街道工作没有收入、无人愿意干的情况下，妈妈毅然辞去了厂长的职务，做起了专职的街道主任工作。

我的妈妈用她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言传身教地影响着我们姊妹几个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的一生只有奉献，没有索取。记得1949

年因病逝世时，我们在她的衣袋里，只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党章，并在“为人民服务”一页用纸条作了标记；除此之外，身上只有一个装着猿角苑分钱的钱包。

1950年，在催生共和国的隆隆炮声中，我在部队里出生。幼时父亲讲：我出生的所在地区是根据地，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老区。按照旧历来算，我的生日是1950年阴历元月 朔日，恰好就是爸爸妈妈 19年前结婚的日子。爸爸开玩笑地夸奖妈妈说：“你又给咱们这个革命家庭添了一个‘小福星’，这是个大喜事。”后来，我在家中一直很受宠爱，包括姐姐、哥哥们都特别爱护我。用我妈妈的话说：“自小青出生，就没有受过罪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直到全国解放，她就是有福。”

母亲怀我的时候，接到正在部队领兵打仗的父亲捎来的口信：按照我家的习惯排列，生男可取名小金，生女可取名小青。我的两个姐姐分别叫“青梅、青月”，两个哥分别叫“金矿、金双”，所以我这个小女儿出生后，正式取名田小青。

转眼，我到了要上学的年龄，该起个学名了，于是父亲就为我们（除了两个姐姐）下面四个孩子更名，我就改名叫田伶。“伶”字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我当时并不明白，长大以后，才知道“伶”字还可以当作演员讲。难怪有人用我的名字编成谜语：“乡村演员”。



全家在庐山合影。图中左三为田伶。

戴红领巾的娃娃兵

全国解放以后，我们全家随着父亲所在的部队——华北军区后勤部来到了北京。开始全家住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 员号。1949年，父亲从部队转业，于是我们又搬到宣武区。



1949年田伶和二姐在北京合影。

1949年夏天，传来消息说，宣武区少年之家舞蹈队的 5 个女队员，要去空政文工团参加选拔舞蹈演员的考试。那时我并不是舞蹈队的成员，只不过是少年之家图书馆的服务员。但是，因为我特别喜爱舞蹈，而且在学校曾经演出过舞蹈节目，还在宣武区的演出中获得过好评，所以少年之家的辅导员就叫上我跟着她们一起去了。

七月，北京骄阳似火，灼烤着我们焦虑、忐忑不安的心情。当我们匆匆忙忙赶到空政文工团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已大汗淋漓。

在空政文工团一位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列队走进了排练大厅。不一会儿，几位老师开始对她们 5 个人进行初步考察。先是扳腿，而后又做了几个下腰动作，然后要求她们每个人表演一些小节目。当时我站在一旁，觉得挺好玩，都看傻了。

舞蹈队的同学都表演完了之后，忽然，一位姓方的老师指着我说：“该你了。”开始我以为是在叫别人，左看右看。但方老师仍指着我说：“不用看了，就是你。”

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有点不知所措，只是本能地站起来，赶忙解释说：

“老师，我不是她们舞蹈队的，不会跳她们的节目。”

方老师笑着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就随便跳一个吧。”

由于毫无思想准备，我真不知如何是好。无奈之下，情急之中，跳了一个以前演过的节目——“鞭炮舞”。出乎意料，在老师们的脸上，我竟然看到了赞许的表情。显然，他们对我的表演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
考试就这样结束了。尽管我很激动，但是回到家中，我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仍然做着那些喜欢干、喜欢玩儿的事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少年之家的一位辅导员突然通知我，叫我做好准备，到空政文工团参加复试。这真是天大的喜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“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。”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……



缘岁的田伶。

随着我慢慢长大，才明白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机遇”。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发展归纳为德、才、机会三方面，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虽说生活对每个人都很公平，但当机遇降临时，能否把握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从孩童时代开始，我就喜欢蹦蹦跳跳，心中一直渴望着长大以后能参军、当文工团员。接到文工团让我去复试的通知，想到盼望已久的梦想就要实现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。

接到复试消息之后的几天里，我在等待的过程中，高兴得都不知干什么好了。常常在人前人后，忍不住地笑个不停，弄得别人莫名其妙。

复试的日子来到了，这次妈妈陪我来到空政文工团。

对我进行复试的还是那几位老师，他们见到我就热情地冲我一招手：“小鬼，快过来。”我立即向老师那儿跑去。

到了老师面前，我不解地问：“我们少年之家的其他同学怎么都没来？”教师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：“她们都想来，可她们的条件不够，我们就欢迎



摇摇刚刚进入空政文工团的田玲，时年 15 岁。

你，你说好吗？”我高兴地点点头。

复试开始了。教师叫我反复地压腿、下腰，用皮尺量我的腿和双肩的长度，甚至还看了我的牙齿长得是否整齐。最后我表演了一段新疆舞，方老师用新疆手鼓为我伴奏，当我随着鼓点做起维吾尔族特有的动脖子动作时，老师们都鼓起掌来。

1950 年 10 月 15 日，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录取了，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戴红领巾的娃娃兵。从此开始了光辉而又漫长的军旅舞台生涯，当年我还不满 16 岁。

我是建国以来空军文工团招收的第一批文艺小兵，也是第一个报到的学员。那天接待我的一位姓梁的男老师，从他热情的眼神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但是并不能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。

有许多年，也许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，对老师们的这种情感始终都不明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，开始逐渐清楚了，那笑容的背后，蕴含的或许就是前辈对后来者所寄予的一种莫大期望吧！现在，这些老师们大多已进入垂暮之年，有的已谢世远行，但他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对我们的影响，却令我终生难忘。特别是他们那种对事业不断追求的精神以及为人的品格，成为我们终生效仿的楷模。

那天，梁老师一边叫着我的名字，一边拉着我的手，把我带到早已准备好的宿舍里。室内的几张床和两张书桌摆放得十分整齐。听梁老师说，这间屋子曾做过理发室，因此墙上还挂着三面大镜子。镜子擦得很干净，屋里亮堂堂的。就像我那时的心情一样明亮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更是如此。眼前这陌生的一切不再是日思夜想的梦境，目光触及到的一切，都在提醒着我，理想正在变成现

实。我蹦着、跳着，跟在梁老师后面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好不新鲜。

对我这个新来的“小主人”，老同志们都投来慈祥的目光，有的人还与我热情地打招呼。我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之中。我爱这个集体，也喜欢这里的人们。心中暗下决心：永远在这个大家庭里，终生与艺术结伴。

当我再次回到宿舍里，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初来文工团的那几天，可以说对什么都感到新奇，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童心吧！在楼道里碰到一位女老师，她问我长得有多高，“员米 源碗”，我回答道。

老师惊讶地说：“你刚 员岁，个子快和我一样高了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当我走出楼道又见到刚才那位老师迎面走来，她却好像不认识一样与我擦肩而过。我有些纳闷，心想，刚刚还和我说话，怎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昵？

我去问梁老师，他笑着告诉我：“傻姑娘，你见到的是两个人，是双胞胎。她们姓罗，先见到的是小罗老师，后来的是姐姐大罗老师。现在你分不清，等了解了她们的各自特征以后就不会搞错了。”为了分清两位老师我还真下了不少功夫观察她们，发现小罗老师的牙齿比姐姐的整齐。所以后来每当我见到她们时，总是先莫名其妙地傻笑，待老师也向我微笑时，便可准确地认定她们了。

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小插曲，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双胞胎，还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

当天下午，又来了一个北京学员报到，她的个子比我矮一些，但是性格像个“小大人”，她姓韩。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，我们很快就混熟了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，这样我们相伴着渡过了入伍后的第一个夜晚。

不知是不是太兴奋的原因，晚上，我的中耳炎又犯了，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开始想家，心里想：如果妈妈在身边多好呀……

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不知不觉之间，新学员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。员年年初，空政文工团学员班正式开学了。

配发新军装的那天，我们这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子，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军服，现场气氛空前高涨。大家彼此互相对视着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你一言、我一语，吵个不停。随后，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，便三三两两

地相约，跑到街上的照相馆去照相。

虽然因为我们个子小，穿的都是小号的定做服装，但“八一”帽徽和文艺兵专业符号却是同样的标准，佩戴到我们身上，显得格外醒目。王立春老师为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列队讲话：“同学们，今天你们穿上了军装，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。希望你们不但样子是个兵，而且从整体素质上也要像个兵，要表里如一。从现在起，除专业学习、练功外，每天都要按照条例出操、上课。这是培养部队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精神所必须的，大家应该认真对待……”

听着老师讲的每一句话，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许多。一种神圣感和成人感油然而生。

打扫卫生、整理内务是军人的基础课、必修课。每天，清晨起床之后，我们都会按照要求，把被子叠成“豆腐块儿”，床单铺得异常平整，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横竖一条线。

不久，听说外单位的同志要来参观，我们不忍心在整理好的床上睡觉，就躺在桌子上或是地板上休息。领导知道后教育我们：床是为人服务的，搞内务、讲卫生是为了培养你们良好的作风和习惯。不能因为担心搞乱内务，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这与贯彻条例的初衷就相抵触了，内务搞乱了可以再整理。

冬天来了，为了解决取暖问题，老师让我们自己做煤坯，轮流值班烧火墙。

看着我们将水倒进煤堆里，用白嫩的小手搅拌，再做成一块块煤坯时，老师问我们：“同学们，煤脏不脏呀？”“脏！”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。“不对，”老师笑着说：“煤只是黑，但并不脏。你们的手虽然弄黑了，但心灵上却更干净了。劳动可以锻炼意志，培养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。”

为练就过硬的基本功，团里提出要克服一切困难，号召学习日本女排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。

我们每天缘点起床，先在操场上跑几圈，再进教室练早功，往往一个踢腿动作就要连续做几百次。我的耐力较差，有一次做踢腿训练中停了下来，结果被老师发现了，不仅没有少踢几下，反而还被罚多踢了几十次。汗水加泪水，是我们提高基本功所必须经历的。

练功的苦和累大家还能忍受，因为这是职业需要。但是由于那时正值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，我们也一样。训练完后连饭都吃不饱，加上正是长身体的年龄，大运动量对体力的消耗很大，所以，更觉得日子难熬。

我们每天都要列队跑步到几里以外的话剧团上课练功。课程的内容及运动量都要加倍进行。因此，每次课程结束后，大家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回到宿舍，没人说笑，有的甚至连脚都不洗就倒在床上。老师们看到这种情景，心疼得不得了，担心会把我们累坏。作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，基本功的训练是最重要的，也是相当辛苦的。我们老师常说：“一天不流汗就不能算上班，每天都要汗珠落地摔八瓣儿，并且要冬练‘三九’，夏练‘三伏’。正如有人说的：跳舞、跳舞，一辈子辛苦。”

和全国人民一样，面对严峻的现实，我们没有向困难低头，而是勒紧裤腰带。坚持就是胜利，这条极其普通的道理一直支持着我们所有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，我们迎来阶段性业务汇报。基本功训练课程汇报后，还较成功地表演了《春到茶山》、《家家乐》、《父女观灯》、《弓舞》和芭蕾舞片段《四只小天鹅》等节目。整个汇报演出受到空军文化部首长和文工团领导的好评。

正当领导们对汇报演出进行总结的时候，队列中有同学晕倒了，突如其来的事件引起会场一阵骚动。

了解清楚情况之后，上级领导马上作出决定：“就是其他地方少吃点儿、少用点儿，也要给娃娃们保证营养，孩子们正在长身体。”不久，我们每个人每月补贴了猿盒代乳粉和圆斤白糖，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，可在当年却是非常稀罕的。

那时全国正闹灾荒，我们听到毛主席为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而不吃肉的消息后，虽说还不能很深刻地理解，但是我们明白所处的是非常时期，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克服困难，我们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当然也不例外。这些道理思想上是明白的，而现实中肚子却不听使唤，因此在学员班也弄出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
有一个男同学为了管住自己，把代乳粉存放在另一个同学那儿。一天，他趁“保管员”不在，以极快的速度用小勺挖了一大口放进嘴里吃起来。后来觉得味道不对，赶忙往外吐，随后又用水漱口，谁知吐出来的都是白色